

在美國加州發現亞洲

陳妍君

最近以色列轟炸黎巴嫩的消息令我難過。我還記得一年前，Berkeley 國際學舍的迎新宿營，我跟向真在營火邊聽著 Ferook 講述黎巴嫩的歷史。Ferook 講說自己的家園如何被伊朗還有敘利亞欺負時，我也為他們感到忿忿不平。人類為什麼要互相殘殺呢？我無奈的感嘆著。向真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交換學生，但家在北京；Ferook 則是一個土木工程の博一生。我們三個才剛認識，卻聊得很起勁，分享著彼此的所見所聞。

Ferook 的故事講完時，忍不住問起台海關係。才來美國兩週，我已學會害怕這個問題。台灣未來到底該不該與中共統一，或爭取完全的獨立，我給不出一個好的分析，因為我無法脫離糾纏的認同。不過，我向來認為中共是無權強迫台灣做任何事，也對於他們在國際上以大欺小是不以為然，因此我和向真講著講著還是辯得面紅耳赤。這時，Ferook 說，大家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，還是和平相處最好。這一句話，來自一個家園不斷被轟炸入侵的人口中，我不禁心虛的吞下那些抗議的字句。

和平相處？這幾個字在我腦中迴盪了足足一年。

交換學生一年，我選擇住在柏克萊的國際學生宿舍。宿舍裡一半是世界各地來的研究生，一半是當地的美國人。這間宿舍當初設立的美意是希望不同文化的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，可以學會尊重、欣賞彼此的差異，而和平相處。宿舍時常舉行活動，希望大家能夠瞭解別人的文化。我不免疑惑，這樣的瞭解為什麼可以助長和平？瞭解真的能帶來尊重嗎？許多民族受壓迫的歷史記憶猶新，我們可以學會原諒嗎？

雖然我腦中都是反詰語氣，但當初興致勃勃的來住這個地方，就是對別人的文化充滿好奇。再加上每個人都很和善，讓我覺得很容易交朋友。住在國際學舍的頭幾個月，我很努力的尋找跟我「很不一樣的人」。

說起來有趣，平日的用餐是國際學舍最重要的活動。宿舍的收費包含了伙食費，因此幾乎每天三餐大家都聚在宿舍餐廳用餐。餐廳的座位有三十張長桌，每桌約可坐十二人，大家可以自由的選擇座位。用餐是這個宿舍最重要的活動；每餐的閒聊間，我認識了許多朋友。然而，久而久之，我注意到大家會自動分散成兩大區塊，西方人區與亞洲人區。

我剛開始很費力的在兩個區塊間游走，也因此認識了一個在西方人區的朋友。一位加拿大的朋友有一次就提起餐廳的隔閡，我們試著分析這個原因。身為兩邊游走的我，不得不承認文化的差異會造成我有一些不舒服。雖然我在西方人區也認識了幾位氣味相投的好

友，但跟他們的朋友坐在一起時，我總是找不到話說。我漸漸懶得去認識「很不一樣的人」，跑去跟我「相似的人」坐在一起。

後來我在柏克萊認識的好朋友幾乎都來自台灣的鄰近國家：日本、南韓、緬甸、泰國、越南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。在更深入對話之後，我發現自己原本忽略了鄰居也是很多元的。在對話中，我們有同樣的基調：保守的社會風氣、習慣用筷子進食、有一些相似的菜餚、類似的宗教或哲學。相同的基調使我們的相處容易。然而，在這個基調外，我跟他們學到許多原本我不了解的事：馬尼拉來的女生告訴他們國家內的方言有上百種，問新加坡來的室友李光耀家族的事蹟，跟大批的韓國學生討論北韓與南韓的關係，聽我的泰國好友講述曼谷的炎熱，瞪大著眼睛聽著緬甸好友說自己國家只有官方的電視與網路可以看，瞪著更大的眼睛與曾經因搞運動入獄的訪問學者對話。

我們平常的休閒娛樂也讓我大開眼界：感恩節的時候我跟泰國朋友去吃泰式粿粿絲；在新年的時候參加日本朋友辦的派對，瘋狂地到處丟納豆；跟一群台灣朋友去舊金山電影節看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。柏克萊的四周到處都是亞洲人：路上會聽到人講中文，校園週遭有三四間珍珠奶茶店，旁邊的餐廳裡盡是中國菜、越南菜、壽司、韓國菜。跟朋友的聚餐中，我嚐到了辣死我卻很道地的韓式豆腐鍋，聽日本朋友很不以為然的說日本人並不會吃壽司捲，也因泰式料理的酸辣而吃壞肚子（與台灣販售的風味迥然不同呢）。在這一年裡，

我沒吃過任何一次麥當勞，看的洋片反而比在台灣還少。我在美國的東岸找到了亞洲。

說起來很慚愧，當初交換學生的憧憬是希望多認識些外國人。這些想像中的外國人沒有包含亞洲人，而主要是歐洲人或美國人。回想高中學的近代世界歷史，很少提到與我們關係密切的東南亞，也從來不注重戰事不斷中東或非洲；原來我的世界是那麼地狹隘啊。省悟之後，我開始更關切國際新聞，更想找機會了解我漏失掉的一大塊世界。

我也聯想到，如同我不認識的國家很多，很多人也同樣地不了解台灣這個小國家。因此我加入了國際學舍的 **Speakers Bureau**，想將台灣的訊息傳播出去。這個小組透過國際學舍的名號，讓國際學生在舊金山灣區的鄰近社區、中小學、或安養院做關於文化或歷史的演講。加入此組織後，我一共去過兩個安養院講述關於台灣的種種。我更對我原本畏懼的話題，做了一點功課，大方的講述台海關係。讓我很高興的是，安養院的阿公阿嬤反應很熱烈，問了許多問題，也跟我說希望未來可以來台灣走一趟。

人類要如何和平相處呢？原先的問號猶存，在國際學舍的這一年聽了更多歷史故事後，我也愈來愈疑惑。然而，隱隱約約，我感受到了互相了解在這其中的重要。因為在了解的過程中我得屏除自己原有的偏見與高傲。雖然互相了解並不能直接帶來和平，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